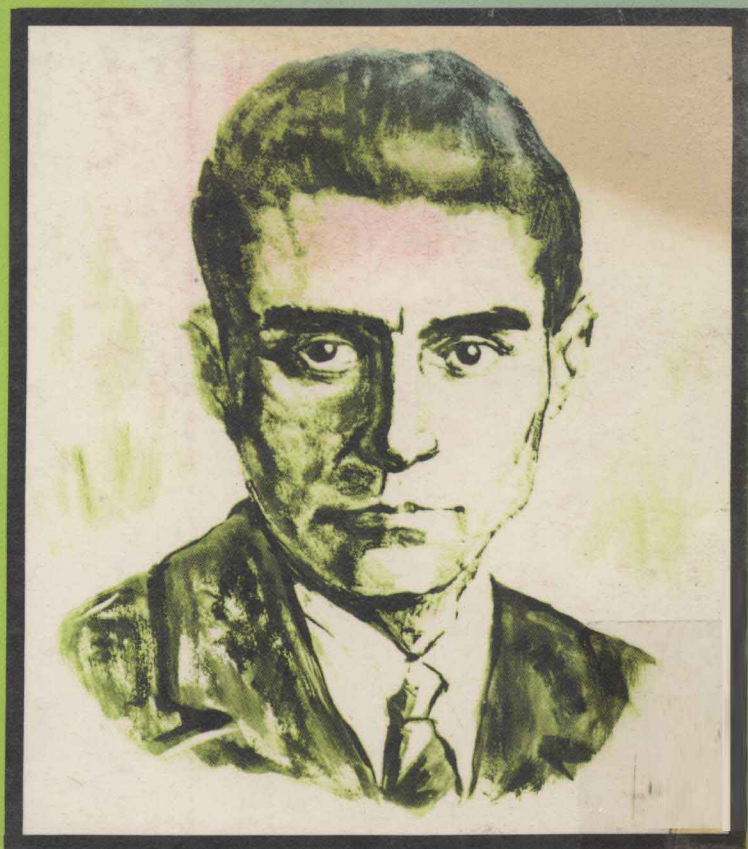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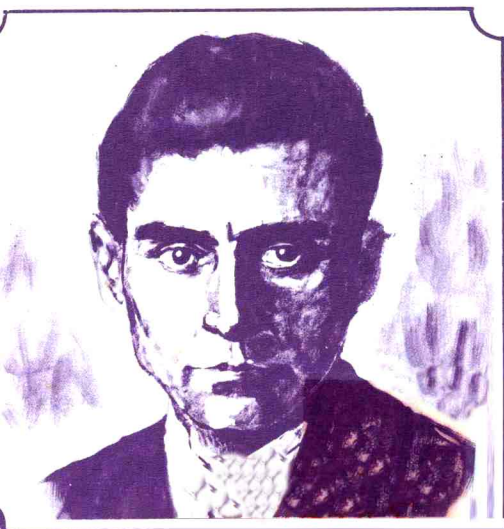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全集 42

城堡

卡夫卡 著 熊仁 譯





城堡

卡夫卡著
熊仁譯

—— 遠景精選版 ——

城堡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④②

著者	卡夫卡	卡
譯者	熊仁	仁
發行者	鄧維楨	楨
出版者	遠景出版社	社
	台北郵局36—575號信箱	
	郵撥：1 0 2 2 2 1	
總經理	遠景出版社	社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—2號	
	電話：7 1 1—7 8 7 1	
門市部	中國書城	城
	台北市成都路一號	
印刷所	其宗印刷有限公司	司
	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113巷7弄16號	
定價	新台幣70元	港幣12元
初版	中華民國68年6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，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

K到達的時候，天色已經很晚了。整個村子深深地埋藏在雪中。城堡矗立着的那個小山頭，被濃霧和黑暗遮掩着，藏得一點也不見，甚至沒有一絲微光顯示出城堡是在那裏。從大路轉到村子裏的路上，有一道木橋，K在木橋上站了很久，凝視着他周圍像幻景似的空寂。

然後，他又向前走去，找尋過夜的宿處。小客棧裏的人還沒有就寢，店主已經沒有空房出租，而且也因為有這樣一個夜半三更到臨的不速之客，不免感到張惶，不過他還是願意在客廳裏鋪一堆稻草，讓K留宿一宵。K接受了店主的好意。有幾個農人，還坐在那兒暢飲啤酒，但是K並不想和人交談，他自己從頂層小閣樓上，抱了一大堆稻草下來，在火爐旁邊，鋪好一個鋪位，躺了下來。那個角落很暖和，農人們又很安靜，他用疲累的眼光，向他們掃視了一番，不久便朦朧入睡。

可是，沒有一會兒工夫，他便給人吵醒。有一個年輕人，衣着入時，穿得像是一個城裏人，有着一副演員似的面孔，眼睛細細地眯成一條，眉毛長得又濃又粗，正和店主一道兒，站在他的身旁。農人們還在客廳裏，有幾個竟然把椅子拉轉過來，庶幾可以看得聽得更清楚些。那個年輕人因為把K叫醒，非常客氣地向K道歉，自稱是城堡管理員的兒子，然後說道：「這個村子是屬於城堡的。在這兒居住或路過留宿的人，不論是誰，說起來都是和在城堡裏一樣，沒有伯爵的許可

，任何人不准在這兒居住或留宿的。不過你却沒有這樣一張許可證，至少你沒有把許可證交出來呈驗。」

K抬身半坐起來，他用手把頭髮抹抹平，仰首看着那兩個人，說道：「我無意走到這個村子裏來，這究竟是個什麼村子？這兒有一個城堡嗎？」

「對極了，」年輕人慢吞吞地答道。在K說話時，不時地有人搖頭擺腦。「那是威斯特——威斯特伯爵閣下的城堡。」

「是不是一定要有許可證，才能在這兒過夜呢？」K問道，好像他在希望確實知道，他剛才聽到的那番話，不是在夢中聽到的。

「一定要有許可證，」這是年輕人的回答。他把臂膀伸出，向其餘的人申訴，他的姿態很有點看不起K的意味。「難道一個人可以沒有許可證嗎？」

「好啦，那麼我一定要去弄一張許可證，」K打着呵欠說，一邊把氈毯推開，好像預備起身一樣。

「請問你預備向誰要去？」年輕人問。

「向伯爵要，」K說。「除此以外，別無辦法。」

「半夜三更時分，去向伯爵要許可證！」年輕人倒退一步，叫道。

「是不是不可能？」K冷冷地問。「那麼，你為什麼要叫我叫醒了呢？」

年輕人一聽這話，大為光火。「少攔你那種三家村不懂規矩的野樣兒，」他怒吼道，「我非

要你知道尊重伯爵的權威不可！我把你叫醒，是爲了告訴你，你必須立刻離開伯爵的領土。」

「玩笑開够了，」K用異常恬靜的聲調說道。他重又躺了下去，把毡毯拉拉好。「好傢伙，你的玩笑可是開得太大了一點，對你這樣的舉動，我明天可有話說了。如果必要的话，店東和其他各位仁兄都可以替我作證。讓我來告訴你吧，我是土地測量員，伯爵正在等着我來呢。我的助手們，明天會帶了儀器，趕馬車來。我不想放過大好機會，不在雪裏走走，不幸迷了好幾次路，所以才會到得這麼晚。那時再去城堡裏報到，未免太遲了一點，我知道得很清楚，不勞你來告訴我。所以我這才勉強在這張床上過一夜的，說得婉轉一點，你却毫不知禮，把我弄醒。我要說的只此而已。晚安，各位。」K翻身向着火爐睡好。

「土地測量員？」他聽到有人在他背後，狐疑地問道。這以後便是一片沉寂。不過，沒多一會兒，年輕人便恢復了自信，壓低了嗓門兒，對店主說，他的聲音雖然稍微低了一點，表示顧及到K在睡覺，不過還是高得令每一個人都聽得到：「我要打個電話去問問。」難道這個村店裏還有電話嗎？他們一應俱全。這件事使K大吃一驚，不過大致說來，實在也都在他意料之內。放電話裝置的地方，原來差不多就在他頭頂的上面，他在昏昏欲睡的情況下，早先沒有注意到。年輕人如果一定要打電話，不論他怎麼好心好意，都沒法不碰到K的，唯一的問題是，K願不願意讓他打；K決定讓他打。可是，倘若讓他打的話，假裝睡着就沒意思了，於是他又翻身來，仰天而臥。他可以看見，農人們正在交頭接耳，嘖嘖咕咕；土地測量員駕到，並不是一件小事。通到厨房的那扇門開了，大塊頭的女店東站在門口，把整個門洞堵塞。店主人點着脚尖兒，輕輕走過去

，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情。現在，電話中的會談開始。城堡管理員正在熟睡，幾位副管理員裏，有一位名叫佛理茲先生的，可以接聽電話。年輕人自稱是施華茲，向他報告，發現了K，一位三十餘歲，形容不整的人，正安靜地睡在一束稻草上，用一個很小的旅行背包做枕頭，還有一根多節的手杖，放在身旁不遠的地方。施華茲認為店主顯然有虧職守，他自然對這個傢伙發生懷疑，因此覺得必須要查究這件事。他已經把那個傢伙叫醒，查問他，並且警告他離開伯爵領土境內，K對這一切都極不高興理睬，或許K也有點道理，因為最後他自稱是伯爵僱得來的土地測量員。當然，少說一點，這句話必須要有官方的證實才行，因此施華茲請佛理茲先生，到中央辦事局查一下，是不是真的預計有一位測量員就要駕到，並且請將查得結果，立刻用電話告知。

佛理茲在那一邊查詢，年輕人正在等候答覆的時候，有一刻靜寂。K沒有移動他身體的姿勢，甚至連一次身都沒有翻，只兩眼凝視空間，似乎滿不在乎的樣子。施華茲的報告。雖然含有惡意，措辭却十分謹慎，這已經使得K對當地人的外交手法，有了一點認識，因為城堡裏的官員，連施華茲這樣的小葡萄頭兒，對於此道，都頗有造詣呢。而且，中央辦事局連夜都有人值班，顯見辦事勤勞。他們回答問題也很快，因為佛理茲已經打電話來了。他的答覆似乎非常簡短，因為施華茲立刻就把聽筒掛上，高聲怒吼道：「正是我說的不錯！根本就沒有一個土地測量員的影兒。他不過是一個普通、說謊的流浪漢，說不定還不如。」有一會兒功夫，K覺得施華茲，農人們，店主人，女店主，他們大家都打算一古腦兒地來和他算賬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爲了要躲開他們第一下的合力襲擊，K馬上縮身鑽到毡氈裏。可是電話鈴又響了，在K看來，打電話的人似乎特

別頑固，堅持要接通了似的。他慢慢地把頭伸了出來。雖然這個電話不大可能也是和K有關。但是他們却全都停住手，施華茲立刻又拿起聽筒。對方長篇大論說了一大頓，然後低聲說道：「弄錯了嗎？我聽到這樣說，很覺抱歉。處長自己說的嗎？非常奇怪，非常奇怪。我怎麼向土地測量員解釋這一切呢？」

K把耳朵豎了起來聽。城堡承認他是土地測量員了。在一方面說，這並不是好兆頭，因為這就是說，城堡就他的一切，已經知道得很多了，對一切可能的機會，都已經估計評價過了，便欣然接受這個挑戰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說，這也是相當好運的，因為他的解釋如果正確無誤的話，他們對他的力量，未免估計得太低了，他可以得到較多的自由比他所敢希望的自由更多。如果他們希望高高在上，滿不在乎地承認他是土地測量員，就希望把他駭退，那麼他們未免錯了；這不過使他身上的皮膚覺得受到一下刺戳，如此而已。

施華茲膽怯地向他走來，他揮手叫他走開；店主急急懇求他搬到店東本人的房間去住，他也拒絕了這個邀請。他只肯從店主那裏接過一杯熱飲料，從女店主那裏接過一個洗身盆，以及一塊肥皂、一條毛巾。他甚至都不用開口，房裏就已寂無閑人，因為所有的人都立刻調轉了臉，大步跑出去，只怕他第二天還認得出他們來。燈吹熄了，他終於得到清靜。不受騷擾，他酣然入睡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，連夜裏耗子出來過一兩次，一溜煙地逃走，都沒有把他吵醒。

據店主入說，他的早餐以及一切食宿等費，都要由城堡支付的。吃過早飯，他本來預備馬上出去，到村子裏去躊躇躊躇。他因為店主前一晚對他太過無禮，所以對店主十分簡慢。可是

店主人却一直跟在他的身邊，作無言的懇求，他倒可憐起店主人來了，吩咐店主人坐下來談一談。

「我還沒有會見伯爵，」K說。「不過，事情做得好，他不會吝惜錢財的，是不是？像我這樣離鄉背井而來的人，當然希望走的時候，口袋裏面有點錢的。」

「你用不着擔心這樣的事；從來沒有人埋怨工錢不夠的。」

「唔，」K說，「我可不像你們這樣膽小如鼠的人，就是對伯爵，我也敢把想說的話，直說出來。不過，當然最好是把一切預先安排妥當，以免麻煩。」

店主人不敢坐在比較舒服的座位上，只面對着K，半個屁股坐在窗臺邊上，他棕色的大眼睛，流露出焦慮的眼光，盯着K凝視不停。起先，是他一定要挨着K在一起的，現在急着想逃開的，倒似乎又是他。他是不是怕K向他查問關於伯爵的事？他以為K是個「上流人物」，是不是他怕這位上流人物會有言行不慎的地方？K必須要移開他的注意力。他看看鐘，說道：「我的助手應該快要到了。你這裏能够有地方給他們住嗎？」

「當然，先生，」他說，「不過他們是不是不同你一起住在城堡裏了？」

然則，店主人對送上門的顧客，特別是對K，竟然願意這樣無條件地放出一大門，讓他到城堡裏去嗎？

「那還沒有一定，」K說。「我第一步要弄清楚，他們要我做什麼事。譬如說，我要在這裏村子上工作，當然是住在村子裏好，我還害怕，城堡裏的生活對我不大適合。我喜歡自由自在，不受別人拘束。」

「你不知道城堡裏的事，」店主人靜靜說道。

「當然，」K答道。「一個人下判斷，不應該在事機未成熟以前，遽然下得太早。目前，我對城堡所知道的，只是那裏的人，曉得怎樣選出一位優秀的土地測量員。也許城堡還有其他可愛之處。」他站了起來，想把店主人攆開，因為店主人已經很不自在地咬嘴唇了。要想得了他的信仰，倒並不容易。

K要出去時，注意到牆上掛着一個灰暗的鏡框，裏面是一幅暗色的人像。他在火爐邊的稻草舖上，已經看到這個鏡框，不過距離太遠，看不清楚上面畫的是什麼，他還一直以爲只不過是鏡框的背面呢。但是現在看來，它畢竟是一幅畫像，是一個大約五十歲左右的半身像。他的頭向下沉，低垂及胸，因此幾乎看不到他的眼睛，他的前額高而且重，他的鼻子強而且曲，好像是他的前額和鼻子，使得他的頭不勝負荷，不得不低下來，正因為這樣一個姿勢，這個濃密的鬍鬚，好像在近下頷處壓得緊緊的，再向下面，才又分散開來。他的左手掩沒在叢密的頭髮裏，但是好像是不能支撐着他的腦袋一樣。

「這是誰？」K問道，「是伯爵嗎？」他正站在畫像前面，沒有轉過來看店主人。

「不，」店主人說：「是城堡管理員。」

「實在是位漂亮的管理員，」K說，「可惜他却生了那麼一個沒有教養的兒子。」

「不，不，」店主人把K拉近身邊一點，附着K的耳朵，低聲說。「施華茲昨天在吹牛，他的父親不過是一個副管理員，而且還是位置最低的一個。」那時，K覺得店主人簡直是一個小娃

娃。

「這個壞蛋！」K大笑說道。

不過店主人卻沒有笑，他說：「就連他的父親都很有權勢呢。」

「你就是這樣，」K說。「你以為每一個人都是有權有勢。或許你以為我也有權有勢的，對不對？」

「不，」他膽怯地答道，不過却是很一本正經。「我不認為你有權有勢。」

「你的觀察倒不錯，」K說，「我可以私下對你說，我並不真正有權有勢。因此我認為我對有權有勢人尊敬之心，絕不在你之下，不過我不像你那麼老實，不大願意承認這一點而已。」K說着在店主人的面頰上輕輕敲彈了一下，使他心裏高興些，願意和K交朋友。這個小動作，果真使店主人微笑了一下。他的面孔柔嫩，並無鬍鬚，年紀確實很輕，他怎麼會娶了那麼一個碩大無朋的年長妻子？K可以由一個小窗戶裏，看見她正指手劃腳地在廚房裏忙來忙去。K不想再勉強取得店主的信仰，而且也不願意把他終於逗出來的那個微笑駭跑。因此，他揮手要店主人替他打開大門，走出去，浴在明亮的冬日晨陽中。

現在，他可以看見，在發亮的空氣中，城堡清晰地出現在上面，白雪在城堡上輕輕地蓋了一層，使城堡的輪廓更加明晰。K在村子裏艱難地向前走，絕不比前一天在大路上行走容易，他發現，小山頭上面的雪，似乎沒有山下村子裏這麼深。在村子裏，雪一直積得齊窗戶那麼高，再上去些，在低矮的屋頂上，又開始是厚厚的積雪，可是在小山頭上，每樣東西都似乎自由自在地在

空中輕輕飛翔，至少從山下看起來是這樣。

大體說來，城堡的遠景很能滿足K的期望。它既不是古舊的堡壘，也不是一所新穎的大廈，而却是無數一兩層樓的小房中，緊緊地造在一起，形成長長的一排；如果K不是預先知道，那就是城堡的話，他會以為那是一個小鎮呢。他能看到的尖塔，只有一個，至於這是伯爵府邸的尖塔呢，還是教堂的尖塔，他却無法決定。許多羣鳥鴉，正繞着尖塔飛翔。

K眼睛盯住城堡看，雙足一直向前走，除了城堡外，他什麼也沒有想。可是，當他走近了些的時候，他對這個城堡很感覺失望；它不過是一個面目醜陋的小鎮，一羣村屋，如果說它們有任何好處的話，它們唯一的好處便是用石頭砌的，但是牆上的石灰早已剝蝕殆盡，石塊似乎也要倒塌下來。K的故鄉，輕輕掠過K的心頭。他的故鄉絕不比這個所謂的城堡差，如果他只是爲了瞻仰，瞻仰這個景色，而跑了這麼遠路來，未免是件憾事了。K很久沒有回故鄉去，他若是回到自己的故鄉，景色會比這裏美得多。他心裏暗暗比較着他故鄉教堂的那個尖塔，和現在在他上面的這個尖塔。教堂的那個尖塔。線條明確，無畏無懼地直向上去，直到漸漸尖細的頂端，屋頂鋪着寬闊的紅色瓦片，這是世俗上的建築——除此以外，人們還能造些什麼呢？——可是比那些卑下的府邸住宅，有更崇高的目標，碌碌終日的日常生活，有更清晰的意義。至於在他上面的那個尖塔——也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唯一尖塔——現在顯然可以看出，是屬於一所房屋的，也許是屬於伯爵府邸的。它上下一致成圓形，有一部份，嫺雅地爬滿了長春籐，塔上一個個的小窗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，放出似乎有點瘋狂的光輝。塔頂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閣樓，有着不規則的雉堞，支離

破碎，笨笨拙拙，好像是由一個孩童顫抖而不當心的小手設計出來的，它的輪廓，正清晰地矗立在一一片蔚藍色的天空裏。它看起來，好像是一個憂鬱成疾的瘋房客，本來是應該被關鎖在屋中最頂層的房間內的，却打破了屋頂，探出頭來，俯視世上。

K又停步不走，好像站定下來，他的判斷能力可以強些似的。可是他的心情很是煩亂。村子裏的教堂，實際上只是一個小教堂，加上一些像穀倉似的房子，好讓教區居民們聚會。K在教堂那兒停了下來，教堂後面是學校。那是一所又長又矮的房子，樣子看起來是臨時性的建築，可是年代却很久遠，它躺在有籬笆圍着的園子裏，園子裏現在正蓋滿了一片白雪。孩子們剛隨着教師走出來。他們圍繞着他，全都對他看著，噁噁喳喳講個不停，說得又快，K簡直弄不清他們說的是什麼。教師是位小個兒的青年，雙肩狹窄，姿勢筆直，不過倒沒有使他顯得滑稽可笑。他從老遠的地方，就盯着K看了，這是很自然的事，因為除了那些學童們而外，周圍就看不見任何別的人。K既是個陌生人，尤其是因為對方看起來又是個頗有權威的小個子，所以便先開口說道：「早，先生。」孩子們忽然全部閉口不言，也許是教師大人喜歡突然之間，有一刻兒安靜，好把要說的話，先打個腹稿。

「你在看着城堡？」他問道，語氣比K預期的還要溫和，不過聲調上表示出，他對K所做的事不大贊成。

「是的，」K說。「我對這裏還很陌生，我是昨天晚上剛到的。」
「你不喜歡這個城堡嗎？」教師很快地回敬道。

「什麼？」K有點吃驚，針鋒相對地反駁，接着又把這個問題，稍加了一點修改，重複了一遍，「我不喜歡這個城堡嗎？你爲什麼以爲我不喜歡它？」

「陌生人從來沒有喜歡它的，」教師說。

K避免說出錯話，於是轉換話題，又再問道：「我想你認識伯爵的吧？」

「不，」教師說着轉身走了。

可是K不想就此罷休，重又問道：「什麼，你不認識伯爵？」

「爲什麼我應該認識他？」他低聲回答，接着又提高聲浪，用法文說：「請你不要忘記，有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在我們面前。」

K認爲他就可以有理由問：「我改一天能來看你嗎，先生？我要在這兒逗留不少時候，我已經感到有些寂寞了。我和農人們談不來，我猜想，和城堡裏的人也不會合得來的。」

「農人們和城堡間是沒有什麼軋別的，」教師說。

「也許是的，」K說：「不過這並不改變我的原意。我改一天能來拜訪你嗎？」

「我住在天鵝街上屠夫那兒。」

這句話實在只是陳述事實，並不是一項邀請，可是K說：「好的，我會來的。」

教師點了點頭，便又領着那一羣孩子向前走，孩子們立刻又開始大聲嚷叫起來。他們不久便消失在一條峻峭的下山小路上。

K爲了這番談話，感到好不自在，冒火異常。自從他到達這村子以來，他第一次真正地感到

疲累。他雖然有過一番長途跋涉，起先他却一點也不覺得累——他多麼安詳地，一步一步閑逛了這麼多天！可是，現在，他感覺到過份勞動體力的後果，偏偏又是在不該感覺疲累的時候感覺到。他覺得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，要他結識幾個新朋友，但是每多認識一個人，却更增加他的疲累厭倦之感。如果在這個情形下，他硬勉強自己至少走到城堡的入口處，他會覺得已經是很够滿意的了。

於是他重又向前走，但是那條路却很遠。因為他跑的那條村子裏的主要大路，並不直通到城堡所在的小山頭上。它先是向那個方向去的，然後却又好像是故意的一般，向旁邊轉了一個彎，結果雖然並沒有離城堡越來越遠，却也沒有越走越近。每一次轉彎的時候，K就希望會彎轉過來，向城堡去，也只是爲了這樣一個期望，他才繼續向前走。他雖然已經疲累不堪，還是滿心不願意放棄這條路不走。這個村子長得似乎沒有盡頭，他對村子有這麼長，也感到驚異。他一再看到的，只是同樣的小房子，雪封了的窗檻，白雪，杳無人影。——不過，最後他終於離開那走不完的大路，逃避到一條狹小的小徑上，那兒雪積得更深，要拔足出來更加費力，令人疲憊。他汗流浹背，忽然停步下來，再也不能向前走了。

他並不是在一個荒蕪的孤島上，他的左邊右邊都有茅屋。他做了一個雪球，向一個窗戶上扔去。門立刻開了。——他在村子裏走了那麼多路，這還是第一扇打開的門呢。一個身穿棕色短皮襖的老年農夫，出現在他眼前，那人的頭歪向一邊，一副身體單薄，性情和善的樣子。

「我能到你屋子裏坐一會兒嗎？」K問。「我累極了。」

他沒有聽到老人的答覆，可是謝天謝地，他看到一條厚木板向他推過來，使他從雪中走到屋子裏去。沒一會兒功夫，他已經在廚房裏面。

廚房很大，光線昏暗。剛從外面走進進去的人，起初只見一片暗黑，什麼東西也分辨不清。K 差一點給洗衣盆絆了一交，虧得有一隻女人的手扶住他。從一個角落，傳來一陣陣小孩的大哭聲。由另外一個角落，水蒸氣不斷湧出，使昏暗的燈光變得更加暗黑。K 好像是站在雲端裏一樣。

「你一定是吃醉了酒，」有人說。

「你是誰？」有一個粗聲粗氣的聲音對他大聲咆哮，然後顯然轉向老人說道：「你為什麼要讓他進來？難道我們能讓每一個在街上閑蕩的人進來嗎？」

「我是伯爵的土地測量員，」K 說，他想對那個還沒有看得清楚的人，替自己辯白一聲。

「哦，原來是土地測量員，」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說，接着便是一片沉寂。

「那麼，你是曉得我了，」K 問。

「當然，」同樣的聲音簡捷了當地答道。這裏的人雖然知道他，可是似乎並沒有因此便對他好些。

水蒸汽終於稀薄了一點，K 漸漸可以看得出東西來了。那似乎是個洗濯沐浴的日子。靠近門口，有人正在洗着衣服。不過水蒸汽却是從另外一個角落來的，在那個角落裏，有一個大木盆，兩張床那麼寬，K 從來也沒見過那麼大的木盆，兩個男人正用盆裏滾熱的水洗澡。不過更使人驚奇的，却是右手角的那副樣子，雖然誰也說不上來，那裏究竟有什麼可以使人驚奇的地方。後